

笛情梦边

——记张继青的艺术生活



丁修询 著



摄于一九八五年

張繼青



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与张庚（左一）、郭汉城合影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记者招待会上，王鸿、张继青向记者介绍情况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访日期间与日本友人尾崎宏次（右二）、伊腾巴子（右一）、田中宏吉（右四）、楠木勋（右五）等合影



一九八六年十月访问法国期间，在维络班尔市政厅接受市长艾尔诺（右一）颁发的荣誉市民证书



与俞振飞先生合演《贩马记·写状》，俞振飞饰赵宠，
张继青饰李桂枝（一九七七年）



排练《朱买臣休妻》时，阿甲先生为张继青说戏（一九八三年）



在《朱买臣休妻·逼休》中饰崔氏、姚
继焜饰朱买臣
(一九八三年)



在电影《牡丹亭·写真》中饰杜丽娘
(一九八五年)



《牡丹亭·寻梦》中饰杜丽娘（一九八三年）



在《窦娥冤》中饰窦娥（一九八九年）



《蝴蝶梦·说亲、回话》中饰田氏（一九八四年）



在《杨贵妃》中饰杨玉环（一九八二年）



在《白蛇传·断桥》中饰白素贞 (一九八二年)



在《跃鲤记·芦林》中饰庞氏、范继信饰姜诗 (一九八一年)

前言

2/23

江苏素称“人文荟萃”之地，也是一个戏剧大省。历史上，江苏的戏剧艺术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产生过很多杰出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戏剧评论家和其他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所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撰写的对戏剧艺术的精辟论述，以及经过长期演出实践凝聚起艺术结晶，经前人整理、保存，代代相传，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今天，江苏的戏剧队伍在全省的文化艺术队伍中仍占有重要位置，拥有不少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戏剧评论家、导演艺术家以及音乐设计、舞美设计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剧坛艺苑勤苦耕耘，以自己的智慧、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朵朵引人瞩目的鲜花，装点起戏剧界姹紫嫣红的春天；他们在漫长而艰辛的艺术创造和艺术实践道路上，为本剧种，也为自己，竖起了一座座新的里程碑。他们将自己的青春乃至毕生精力献给了戏剧事业，献给了酷爱戏剧艺术的广大人民。

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弥足珍贵。为了使这些宝贵的财富能够保留下来，这些年，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和省艺术档案馆已陆续将部分著名表演艺术家的代表性剧目摄制成录像

资料，这项工作将继续做下去。但仅有录像资料还难以将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结晶完整地、系统地表述清楚。他们在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上艰辛跋涉的历程，更难以通过录像详加阐述。而这些，对于全面了解一个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经历与造诣，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剧作家创作的剧本，导演、音乐、舞美等方面专家二度创作的剧目，有的固然可以将舞台演出录像保存，但有不少剧目已不再上演，有的已散于各地，有必要分别选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稿结集保存。对于戏剧评论家所发表的一些立论准确，见解精辟，对振兴我省戏剧事业确有指导与促进作用的论述，自然也具有结集保存的价值。

为此，江苏省文化艺术丛书编委会计划编辑、出版一套《江苏文化艺术丛书》，暂定我省著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若干人，每人一册。《丛书》的内容既要有纪实性，也要有可读性；既要有审美价值，也要有研究价值。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对列入选题的我省戏剧界著名人士固然可以带来一些慰藉，对我省广大戏剧工作者也将起到一定的激励与鼓舞作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结晶相继脱稿付梓，既可应用于当代，也将流传于后世，对振兴与繁荣我省的戏剧事业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编辑出版《文化艺术丛书》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限于人力和财力，困难很多。对于热忱关注并切实支持这项工作的机关、团体、部门和个人，特别是承担这套《丛书》出版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们当以戏剧界前辈、专家们勇于献身戏剧事业的精神为榜样，知难而上，奋力进取，以求得这项计划的逐一落实。

目 录

〔 1 〕唇齿吐珠玉 体态绣辞章 ——为丁修询写张继青作序	阿 甲
〔 5 〕一、梦边人语	
〔 26 〕二、忆青童年	
〔 45 〕三、仰沾时雨	
〔 68 〕四、艺峰拾级	
〔 100 〕五、江南梦熟	
〔 124 〕六、梅花首绽	
〔 152 〕七、馨播域外	
〔 178 〕八、梦萦兰苑	
〔 181 〕后 记	

附 录：评介张继青表演艺术的文章

〔 185 〕昆剧的生机	冯 牧
〔 190 〕戏曲表演的神品	蓝 翎
〔 192 〕张继青的成长	凡 一
〔 200 〕美的创造者——张继青	梁 冰

- 〔 205 〕东方升起的艺术巨星 王 鸿
- 〔 213 〕梅舞春风第一枝 吴鹄筠
- 〔 217 〕张继青同志在日本演出昆剧 朱 喜
- 〔 220 〕异国舞台幽兰香 牡丹含情有知音 王海清
- 〔 225 〕似曾相识（摘要） （日本）宫岸泰治

唇齿吐珠玉 体态绣辞章

——为丁修询写张继青作序

阿 甲

丁修询同志把张继青同志从事昆剧表演几十年的舞台生活写出来了，说明一个艺术家的杰出成就不是偶然的。我是在一九八三年碰见张继青的，在南昆的小礼堂看到她演出《牡丹亭》的杜丽娘，剧本的唱词艰深古奥，如何用歌舞去直接解释唱词，颇感困难。张继青的表演并不企图以准确机械的动作去图解词意，而是以舒缓柔和的手势，大体地表示心理的指向；或以灵静缥缈的舞姿抒发忧郁的心情，有时亦略开笑颜，摇扇舞袖，与飞燕啼莺共游园亭景色。有些演员演这个戏，为了突出个性解放，冲决礼教樊笼，往往只图艳丽媚人，未免矫揉造作，或则谨守闺门旦程式，疏于性格的体验。张继青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意识到戏曲综合歌舞与语言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结合。语言能传其所知，不能传其所觉。要借声腔舞蹈的感性形象来帮助它表达。歌舞形象有自己的内涵，不是剧词的附庸、被动地摹拟剧词的内容，而是更为宽泛地去启迪欣赏者一种想象的意境。这种表演就需要虚一些，不能太实。但又不能离开人物所处的具体情境，不能冲淡对封建礼教压迫所感受的痛苦，所以又要“返虚入浑”，使审美境界和理性认识一致，演员的创作意趣和角色的形象浑然一体。汤显祖对男女爱情的看法，认为“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现实里直接看不到的景况，可以在梦寐中求之，张继青的《寻梦》体现着这种情境。

张继青排戏十分严肃认真，越是有修养的演员越是如此。我为她排演《朱买臣休妻》（又名《烂柯山》），张演崔氏，她爱人姚继焜演朱买臣。其中有一段戏表演朱买臣因穷极潦倒被崔氏逼迫离婚，当朱写罢休书之后晕倒在地，崔氏也感到不堪廿年结发之情毁于一旦之痛，捶胸顿足，将休书揉成一团。她几声凄厉的叫声和几个有停顿的趋步，把朱买臣唤醒过来。演到此处，我看到日本话剧团好几个演员在台下掩面流泪。崔氏唤醒买臣，才放下心来，把揉乱成团的休书整理叠好，说是“你只图读书有趣，全不顾妻子东饿，不是我断情绝义，乃是你逼我逃命求生”，随即掏一锭银子（再嫁的聘金），放在桌上，把眼珠横扫了一下家门，就走了。这里张继青演的是另一类市井妇人的典型，性格多面，有时使人感到凶狠，有时使人感到同情，很有激情。这种激情有时是饥寒交迫的怨气，有时是夫妻情义良心发现。

崔氏走后，嫁了一个暴发的无赖，受了欺凌，得到教训。演到《泼水》，悔恨莫及，乃投河自尽。临死遗言：如若孽缘有来世，再不嫌弃穷书生。张继青演的这个市井妇女形象，体验深刻，表演自然，留有余韵。戏中《痴梦》一折，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传统精华。

昆剧擅长载歌载舞，但“逼休”、“泼水”、“投水”这几段戏要略为淡化歌舞，但必须以昆剧歌舞节奏融化成一种动作和道白去塑造人物。张继青排这个戏，感到并不轻松，在排演场里，就戏曲的特殊体验和技巧两个方面，反复琢磨，我也反复示范，直到熟练自然为止。

丁修询是一个昆曲的研究家、理论家。他将张继青投师从业的情况，一一写得详实客观。难得的是我还从中感到了张继青为人的极高尚品格和创作上不断攀登的作风。

我面前放着中国剧坛前辈张庚同志写的文章：《从张继青的表演看戏曲表演艺术的基本原理》，其中的精神是认为张继青的昆剧表演艺术，揭示了中国戏曲的某些深层规律和本质。对于这样的评价，我是深有同感的。但是要写她的传记，却是很难。记得在我青年时代曾经为嗜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开米朗琪罗传》而激动不已，在那阳光与阴霾激烈斗争的年代，从中汲取到巨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贝多芬传》，差不多伴随了我整个青年时代。作者以情感的狂飚，写出了这些不朽的天才艺术家“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永远的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或由病痛的折磨，或由遭遇的悲惨，或由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我永远记得贝多芬的名言：他创造了“用痛苦换来的欢乐”来给予世界！

但是张继青不是这样，她生而逢时，新中国重视文艺工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领导的关怀和培养，使她顺利地踏进昆剧艺术的殿堂，从学艺到成名，几乎一帆风顺。她的为人又是如此恬淡，从不宣扬自己。当你向她了解她的经历而提

问时，她总是说：“没有什么好谈的。”但是我知道，她是一泓清潭，在平澈如镜的水面下，有着深邃的世界，所以才能使她的戏令人百看不厌。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一九五六年，她从苏州到南京来向省里领导汇报培训情况和成果。几十名未脱少年稚气的男女学员，穿着朴素，排队走来。走在队伍中的她，好像是头发扎成两把小刷子，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姚继焜也在队伍里。这批后来称为“继字辈”的学员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素质很好。她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是文工团式的。时隔三十余年，那次汇报演出的戏名，已不复记得，不过那时她已担任主要角色，显得比别的学员更象那么回事。以后还看过她们两次演出，在稚嫩的一群中，她总是比较接近成熟一些。五十年代末，我离开南京，离开戏剧界，一去二十多年，没有机会看到她们和她们的演出。然而当我在远离南京的他乡获得一本封面上有她们演出剧照的《江苏戏曲》杂志时，我还是如获至宝地收藏起来；虽然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出版物，纸质也粗糙，还是灰黑颜色的，又历尽多次浩劫，但我还是珍藏至今。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南京，这才又有机会看到她的演出，首先看到的是她的成名作《烂柯山·痴梦》，其后只要有她的戏，每演必看。她说《痴梦》这戏已演了二百多场，我大概看了也将近百遍，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戏，她表演中的丰富内容，使我有“说不尽的《痴梦》”的感觉。那么，这本记述她艺术生活的小书，就从她的《痴梦》开始吧。